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八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　明刊本

元鄱陽周伯琦伯溫甫撰

士君子生乎盛時有文學材藝以結知于明主詞章洋溢于館閣議論敷颺于朝廷所謂昭代偉人盛福全美者也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吾嘗于故

老大臣卷阿之詩誦之噫古之聖賢屯艱險難者多矣千載一時之遇所以爲難得者哉集在咸祐間與故集賢學士鄱陽周公有同朝之好道義相激昂忠厚相敦尙非一日之雅也今觀其嗣子伯溫近光集備述至元至正所以蒙被恩遇之盛司憲南海錄以爲書萬里之外一食不敢忘君於戲盛哉惜乎吾集賢公致忠之勸培德之遠而不得以喬年耆德觀其碧梧翠竹之鏘鏘昂霄也雖然歲時燕享俎豆彝鼎神明來歆則亦有以大慰其心者矣集躡七望八頹

然山林亦豈不欣言故人之有子而用世之有
人也昔集賢公執帝王遺書以奉仁皇帝之清
燕不盡其用以待其子發明家學事聖孫彌文
熙洽之朝蓋三十年于茲矣風命雲合豈偶然
哉烏乎世篤忠孝以承國家之福澤于無量此
耄叟所望于弈家門人者也雍虞集伯生甫書
今天子在位之八年當至元庚辰之歲斥大姦
進群才一新治化時伯琦繇國史院編修官選
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扈從大駕上京兩覲草
大廷遂以非才簡知主上既而詔奉香酒以仲

秋上丁代祀曲阜宣聖廟還上命篆追上明宗
皇帝尊號玉寶書祝版陪禮太室三賜衣幣是
年十有一月三日建宣文閣又詔篆題閣牓及
閣寶明年改元至正正月廿日特命爲授經郎
復置經筵又命兼經筵譯文官先是授經郎學
舍在宮門外隘陋弗稱于是有旨以玉德宮之
西殿爲學上親選宿衛官及勳戚子弟年二十
以下者三十人爲弟子員受業閣下太官具膳
留守供帳皆出上命是年復科舉取士制中書
擬考試上都還進講賜金織對衣及青貂裘又

明年廷試選爲簾內官上御宣文閣試弟子員
稱旨面賜中統鈔五千貫弟子員各繡衣材一
襲入則通籍出則給傳又二年升監書博士仍
兼經筵兩須璽書以示其異尋又命攝授經郎
以教官學是後日侍講讀歲兩有衣幣之賜今
年秋七月八日進講洪範上御慈仁殿特命改
崇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旬日又命兼經筵參
贊官賜巵酒兩須璽書如前制中臺以憲府重
選宜用近臣迺奏拜廣東憲僉陛辭之日上猶
眷眷大臣以便養爲言乃允官給上馹驛行而

南中塗少暇遂及文墨竊念先臣昔爲仁英兩朝說書歷官清華嘗有撰製後二十年而伯琦又幸際今上世守其職蓋叨祿于朝者一紀而在館閣者十年傳內廷班講席者五閱寒暑自惟積誠不至燭理不明不能有所感動裨益然觀聖上議禮考文任賢使能口偲偲然與堯舜同德湯文同心職在論思千載一遇非假文辭何以示久故自入侍至今凡拜恩寵陪典禮奉制勑承顏問侍游從則有紀述歌詠所以揄揚上德抒達下情庶幾詩人夫保之意辭體俚近

取于適時固不敢擬于前代作者然當茲禮樂大興之日躬侍九重挹清光其可以燕歌自少而使朝廷之盛美有關先臣之遺業無傳乎于是次其歲月彙爲一編題之曰近光集置諸篋中時而觀之身雖江湖舉頭見日天子之光咫尺也抑著出入之迹而犬馬之情思有以自效云至正五年歲乙酉九月廿四日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

自序

夫惟天子時巡治古之令典儒臣扈從彌文之

盛觀是故鹵有簿以紀侍衛之名路有史以載
見聞之實其來蓋已遠矣維茲玄黙執徐之歲
朱明仲吕之月當宁面南南服闢四方之路以
肅多士之才執法侍上上京持數寸之筦以申
三尺之令于時鄱陽周君伯溫裦然炎虛之秀
膺是崇臺之除乘鷺羽之潔清從翠華之密勿
身歷乎山川之美目觀乎星月之推遷進而
載馳載驅退而爰咨爰度抒思輒形諸情詠回
轅遂積乎佳篇彙以示予屬之序引觀其憧憧
行李之役汲汲傾葵之誠蝸蚓舊傳載筆載筆

其有姚平鮮爲必用識丁識丁況能賦者乎爾

卷端之弁詒諸梓後之冠云翰林學士承旨光

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冀郡歐陽玄書于䫆

草堂

右扈從詩弁前後序二通今左丞鄱陽周公爲

監察御史時所作也國朝混一以來中臺南士

之選惟公居首公踐歷華要績孚名碌垂四十

年深感遭際形之著述一以贊規摹之大一以

彰聲敎之隆居安慮危見于言外旣而澄淸藩

宣東南是賴短章大篇奚啻千百未遑銓次預

以是集鋟梓傳播以備史氏纂一代之雅頌職方為全書者有所稽焉門生鄉貢進士海昌蔣祥麟謹題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鈔本

元胡助撰

純白齋者元太常博士古愚胡先生之自號也類稿者先生之子瑜以詩文遺稿類而別之以便傳誦總二十卷歲久薦經兵燹殘缺失次且第二卷及後一遮十三卷俱無存今六世孫惟深痛惜之廿餘年間徧扣文獻大家求其遺墨

分入各類以補之仍曰類稿又以當時名公所
贈詩文類于卷末以為附錄凑二十二卷將以
刋梓于家以勗後裔錄成其從昆季子姪見之
皆喜各出工費以助其成陽嘗示予較正且祈
文以序于篇端嘗聞純白先生自幼天資警敏
勤學修行長則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友天下
士以資麗澤若危公素虞公集歐陽公玄蘇公
天爵以及吾鄉之桺公貫黃公溍皆與之締文
字交以故作為詩文淡而文質而麗脫去綺靡
浮薄之態而自成雍容典雅之言其長篇則充

暢而條達其詩律多精縝而華潤觀其層巒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賦李老谷登李陵臺闕河歷覽之雄宮籞物儀之盛目之所觸肆口成章讀之亹亹使人忘倦誠吾鄉之一代儒宗也於乎前人之有善不幸勿傳天下後世無自而知者眾矣先生之文有子若瑜者纂修于前尤復世有賢孫乎紹述于後今去百四十餘年即其書想其人尚猶一日也何其幸哉爲之後者尤當珍藏以傳永久以繼承先志可也先生姓胡名助字古愚別號純白老人爲東陽湖之

故家云時在正德庚午春二月之吉同邑杜儲
公運書
昔故宋渡江大臣世家從焉若韓呂晁等氏皆
居東陽而論學之懿若朱張陸三子又由呂氏
會合學者見問于斯爲盛文獻之徵庶或在此
乎而二百餘年矣故老皆無存者集又不得身
至其處常因郡人士以諮緒餘是以如胡古
愚之氣韻淸雅集所以敬愛而不忘者廿年嘗
以所宗示集又爲言平日與淸河元復初四明
袁公伯長所講說而告之今二公往矣乃獨見

古愚之文譬如昆山之玉質旣美矣雕琢而彌文鄧林之木材旣良矣繩構而益固方將以其稽古之器舂容之音以合奏乎咸章韶濩之間不亦盛乎噫孰謂文獻之邦遺風故習之不遠也致和元年五月十日蜀郡虞集書

予自少時從師講道至呂成公知其鄉爲浙東之金華因考其山川之勝孕秀于人者非偶然也稍長因識喬文惠公諸子知自穆陵以來一時文物之盛家公戶卿雜以權謀聲利相望若背項然最後交義烏朱氏兄弟始得論學術文

章訪問承平往事則向之里第林園衣冠鐘鼓之區今皆散而爲郊墟田疃莽然莫知所在矣獨成公之學微而愈著久而益彰其必有屬于今而淑于後者及來京師得胡君古愚質直明朗能以辭氣發其精密而不立偏異以從時尚有古人之風又因以知有許益之者爲于古愚爲友其人履道力學恥于干時取民居環堵之室自樂也其他俊士輩出何其鄉之多賢哉夫山川之氣有時乎盛衰而其孕秀于人者則未嘗間斷也故其人之于道猶川之于水泝其源

出于山者演迤汪洋晝夜混混以匯于海其斷溝絶澗瀑盈倏涸亦豈異夫權謀聲利之于一時也予所謂屬于今者其不在二三子乎古愚以永嘉郡文學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暫歸凡朝之名勝咸賦詩以贈而屬予序于懼夫山川之勝亦足以遂安致樂而損其遠游之志不然處者固以其道自任而仕者將以行于時此古聖賢之所以不遑甯轍也試持予言質之鄉之老人長者其然乎其不然乎時致和元年夏六月陵陽貢奎仲彰序

予讀古人書常思其人不見其將求之今人之行有能如古書者苟不得之則其言之止乎禮義莫詩若也吾于金華胡君有得焉君之詩也溫柔婉粹不麗于俗有志于古雅者也故其號曰古愚性迂直不屑屑于世尙客京師錢冠博帶游王公大夫間一言不及他獨好論詩文常瞪目力爭于古今人毫髮不貸是故樂與之交多好古博雅之士予嘗以世之人于荒基野塚得布泉斷碑蝕鏡破鼎以爲古物至疲精力以購之何其蔽也如君者非儒林之古物乎何獨

棄而莫之取未幾執政者薦于上擢爲國史官予喜其有得矣方今太平百年登歌郊廟其職可以作爲雅頌稱述功德追復商周魯之作其古莫有加于此者夫二雅之變可復于正及其終也猶出于公卿大夫之爲君官于國史矣而有志焉孰不以是期然山川風土人情物理之宜形于詠歌而載之此集者亦足以達古詩人之旨矣後將有考焉時致和改元夏六月陵陽

貢奎仲章序

經濟文集六卷 舊鈔本

元翰林學士承旨楚國公河南李士瞻著

李仲序　正統八年

廬士峯先生集七卷　舊鈔本

元惠安盧琦撰

公諱琦字希韓號立齋溫陵人以詩明經領薦

江浙遂魁禮闈登壬午進士第授台州錄事予

時弱冠始習舉子業每覩公科文未嘗不三復

數歎恨不得拜門下以從受業比公調延平郡

幕職前鄉貢進士陳立大薦丁于公以爲教其

諸子始終三年獲親炙焉公以詩經啟發于予

者必盡其蘊凡平日所爲詩文亦必以示予予見其矩度嚴整而旨意幽遠近世作者鮮能及之或謂公長于科文而詩文尤工公弗自以爲是也至正庚寅秋浙江省禮公較文予忝預選列士大夫咸謂予之得所傳其疑公之私者公則曰師友傳家固欲學者之底于成設有所私焉亦因其可取而取之耳已亥秋福建大比多士公適任鹽司提舉督課于莆不與考試予復預選明年公還署予謁見公笑曰君再捷科場吾鄉儒者之誇可以白矣壬寅之春予又與同郡

尤英舉于鄉公時寓海口聞之喜曰尤英又中矣尤英嘗與予偕學于公者也論者亦信夫公之有所傳矣是年秋七月公以疾終于所寓歸葬惠安于時賽甫丁搆官軍討之道阻予與尤英不得奔訃會葬惟南望抱哀而已歲乙巳二月福建復大比予掌卷簾內公之子昺亦就試場屋主文揭榜得詩經一卷經義頗佳策尤善以限榜額勿登名遂出院始知其爲昺之所作也予既爲之悵惜且喜公有子能紹其家學矣公之徒莆陽陳諴中氏適至三山與予學同寓

僧舍誠中訪求得公所爲詩文而編次之凡爲七卷將鋟梓以久其傳且求諸名公爲之序予請而讀之既悲公之早歿不及大用于時使其文不得偏見之館閣以黼黻皇家之盛治猶幸餘膏賸馥之存使誠中得以掇拾于亂離散失之後以傳之不朽懿矣哉誠中因書此以附于卷後一以明夫公傳授之素一以嘉夫誠中用心之勤誠公之子觀之其亦知所勉哉其亦知所纂哉至正丙午二月庚寅日延平孫伯延撰

家圭峯集七卷元陳誠中編從洪武刊本影寫

孫序後有洪武癸丑五月七日重梓一行其証也　四庫著錄本作二卷乃館臣所重編並非原本提要已言之矣萬歷莊氏刊本改圭峯爲圭齋其名已誤文與此本同亦分六卷詩則增爲七卷較多二百餘首謝在杭肇淛云内竄入薩天錫詩六十餘首明人蓋已知之但不知薩詩之外所增又何據耳是本雖祇四十餘首篇篇可誦萬歷本除薩陳諸作外多不足觀其爲後人妄竄無疑也是書刊于洪武中確有可証莊序云誠中所編欲鋟未就又改孫序七卷爲

十五卷作僞顯然尤可笑也

盧圭峯集七卷　舊抄本

元惠安盧琦撰

孫伯延序　至正丙午

蛻庵詩四卷　舊抄本

元張翥撰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

嗚呼詩豈易言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岳之氣並行天地閒一歌一詠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有關于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于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寖尚綺麗而詩

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體其鏗鏘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有以振之降是無足采焉逮及于元靜修劉公復倡古作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淯仲宏楊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碩揭公之森嚴更唱迭和于延祐天歷中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公生于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廬陵北山杼禪師以

公手稿選次而刊行之來徵言爲序予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尚益性情所發出于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蓄厚矣春空游雲舒斂無跡此其沖澹也崑崙雪霽河流沃天此其渾涵也灝氣横秋華峰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矣顧予譾材何足以鋪張揚美然託契

于公非一日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豫章沙門釋蒲庵來復序

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廬陵沙門大杼北山之所編集也先是潞公于元季多故之際甍于燕都由其無後北山爲之經紀葬事未幾天兵北伐燕都不守北山取其遺稿歸江南凡選得九百首將刊版以行于世或有問于予曰北山釋之行道者宜視身爲外物而乃汲汲于故人詩集得非未能遺情乎予謂之曰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深慧約以哲行得道爲帝

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
不落三十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北山念
潞公無後平日交友又皆遺世論謝擢其泯没
無傳故仗義而爲之然亦何害于道其與約之
情則一也當元統甲戌間予識潞公于金陵後
會于燕都于錢塘蓋三十餘年固非一日之好
觀北山斯舉豈能無動于中謹書卷末如此若
潞公之詩名震耀海内不俟予之稱美故弗論
洪武十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釋宗泐

李五峯先生詩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 永嘉李孝光季和撰

錢杲序 弘治甲子

李五峯先生詩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永嘉李孝光季和撰

錢杲序 弘治甲子

野處集四卷 文瀾閣傳鈔本

元邵亨貞撰

蛾術詩選八卷 舊鈔本

元雲間邵復孺撰

沈明臣序 隆慶壬申

揅經室外集曰蟻術詩選八卷元邵亨貞撰亨貞字復孺有野處編四卷見　四庫全書伏讀　四庫全書總目云亨貞所著蟻術詩選世已無傳此從舊鈔依樣過錄凡古今體三百七十六首又聯句三首詩格高雅絕無元世穠纖之習案馮遷汪稷跋野處編並云其書乃上海陸郯以授稷而刊行是編及詞選每卷首皆有新都汪稷校字樣是郯所授刊之冊跋又云并所著蟻術詩選蟻術詞選爲十六卷今合三書卷帙觀之並屬完善之書惟卷首不著名而著字

乃明人刻書陋習也

夢觀集五卷 鈔本

元釋大圭撰

案夢觀集原本二十四卷首語錄三卷次詩六卷次雜文十五卷 四庫館惟取其詩以卷四爲卷一卷五爲卷二卷六爲卷三卷七爲卷四卷八卷九爲卷五編爲五卷著于錄餘皆斥而不收同治十二年奉

旨赴閣從晉江黃制軍處借得翰林院底本命小胥影寫副本卷第則改從閣本焉

子淵詩集六卷　文瀾閣傳鈔本

元張仲深撰

昔唐杜子美于開元大歷間以詩鳴一形于言故後以詩史稱焉子張君

圳中知其明敏嗜學蚤孤事母以孝聞後十年予教授徽饒間于淵亦漫遊湖海正諸有道以擴其所蘊故其詩章累帙凡愛親之誠形諸于言當代清要轉聞于朝而旌其門吁子淵可謂其爲子職者矣然詩之爲詩豈徒然哉自風雅頌而降楚漢魏晉沿于唐宋體

製不同各言其志莫不有揄揚風刺之道焉今于淵之詩拳拳不忘乎親志形于言自有不能已者子淵雖未能拾一第承一命以榮其親獨能以詩彰其母之志節亦榮矣然詩之馴駁固未暇論其愛親之誠較于美忠君愛國之心庸有二哉觀子淵之詩者各能興起其愛親之心則于名敎信不爲無補也嗟夫

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舍子淵其

艮與鋟梓以廣其傳予既服子

淵之孝于親又嘉艮與能樂道人之善故書以

弁其篇端至正丙申春三月庚寅四明安晚後人鄭弈夫景父序

昔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榜越人擁楫而歌朱文公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聲詩古今共貫四海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爲者雖其義鄙褻而君子取焉他日葛邏祿君易之至京師嘗言張君子淵之賢出其詩若干首其古意三章託興深遠忠貞之心蓋莫可掩有諸內形于外卽是詩可以窺子淵之所存矣子淵越人也由其詩觀之越之爲越豈不異

乎古昔哉鄞故越邑至于近代遂爲文獻之邦宗公大儒前後相望子淵生于其鄉一埽其鄙褻之辭所謂詹無君子斯焉取斯宜乎易之稱之不容口使朱氏見之又將何如其喜也予往至鄞子淵羣從昆弟數相往來知其嗜學之篤張氏其興乎暇日讀子淵之詩輒序而歸之易之至正十二年八月丁卯臨川危素書于金臺坊寓舍

緜亘數十載已前北南竝尙肩山值建學大興詩人殆廢永嘉專意肅括姚賈幾中興其失也

萎江西諸賢以直致爲工斷續鉤棘自謂無首無尾世復以牽啞之暨車書混一遡淮而上號呼縱恣啁唧之音不革于南俗文治益隆天下學士大夫始識正路然唯得其形似而已至于超然筆墨之外深契自得者蓋鮮矣古今評詩蔚有定論近世未解考究輒事援筆以肆私見譬之工人規矩不熟于中欲斤斧是馭精巧是期無是理也蓋詩之爲詩情與景而已二者之遇不得不形于言而非我之所能爲者此眞詩也苟或牽合補綴可以無作豈詩也哉予近有

得于此而年益邵志益落殆不可對人語而亦莫我信也近獲與張君子淵交片言之間輒悟此意出示所作百餘篇其意輒深遠與雕琢相謝絶雖天稟所至亦薰熟有素者夫已有所得而不與知者其非君子用心也喜而爲書于卷首至元己卯九月下澣小江艾逸單宏序

唐杜甫氏爲古今詩人之冠宋黄太史庭堅謂學者宜讀其詩精其句法每作必使有意爲一篇之主乃能家而或者云宜宗商周而祖漢魏晉宋而下可無學也噫豈黄太史爲不知此耶

商周之作聖人刪之爲經蓋方圓之規矩也奚
容言哉然曰必祖漢魏則刪後無詩獨漢魏何
夫世道升降而文氣從之漢稍近古六義未泯
逮鄴下諸子而流風存焉六朝南北非無人也
光岳分裂偏駁萎薾其可取者希矣至唐而後
陳子昂首倡雅道及杜甫出而集百氏之成雖
後有作者蔑以尚茲要之本人情明物理美刺
哀樂庶幾三百篇之遺意矣非直以其辭而已
是可槩以晉宋而下爲可廢哉蓋商周之詩至
漢魏而靡漢魏之詩自杜甫而定學者遡流而

求之舍是宜非所先也國朝南北混一宗工繼作以中和雅正之聲而革金宋之餘習學者非杜詩不觀也然味者剽剟近似襲用一律而不知根本道藝其所以來或者之議豈爲過哉四明張君子淵每與予論及此而歎之今其友會稽王良編集子淵之詩爲若干卷以刻諸梓子淵益知讀杜詩而精其句法者也成一家言以見黃太史之語爲不誣茲予之所嘉也故爲書其所嘗與論者而序之至正十六年龍集丙申夏五月辛卯浙河楊彝序

午溪集十卷　文淵閣傳鈔本

元陳鎰撰

蒳房樵唱三卷　舊鈔本

元蘭溪吳景奎著門人黃琪編

宋濂序　至正十八年

族孫吳禧跋　正德四年

栲栳山人集三卷　鮑以文校本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僖重編

宋元僖序

栲栳山人集三卷　勞季言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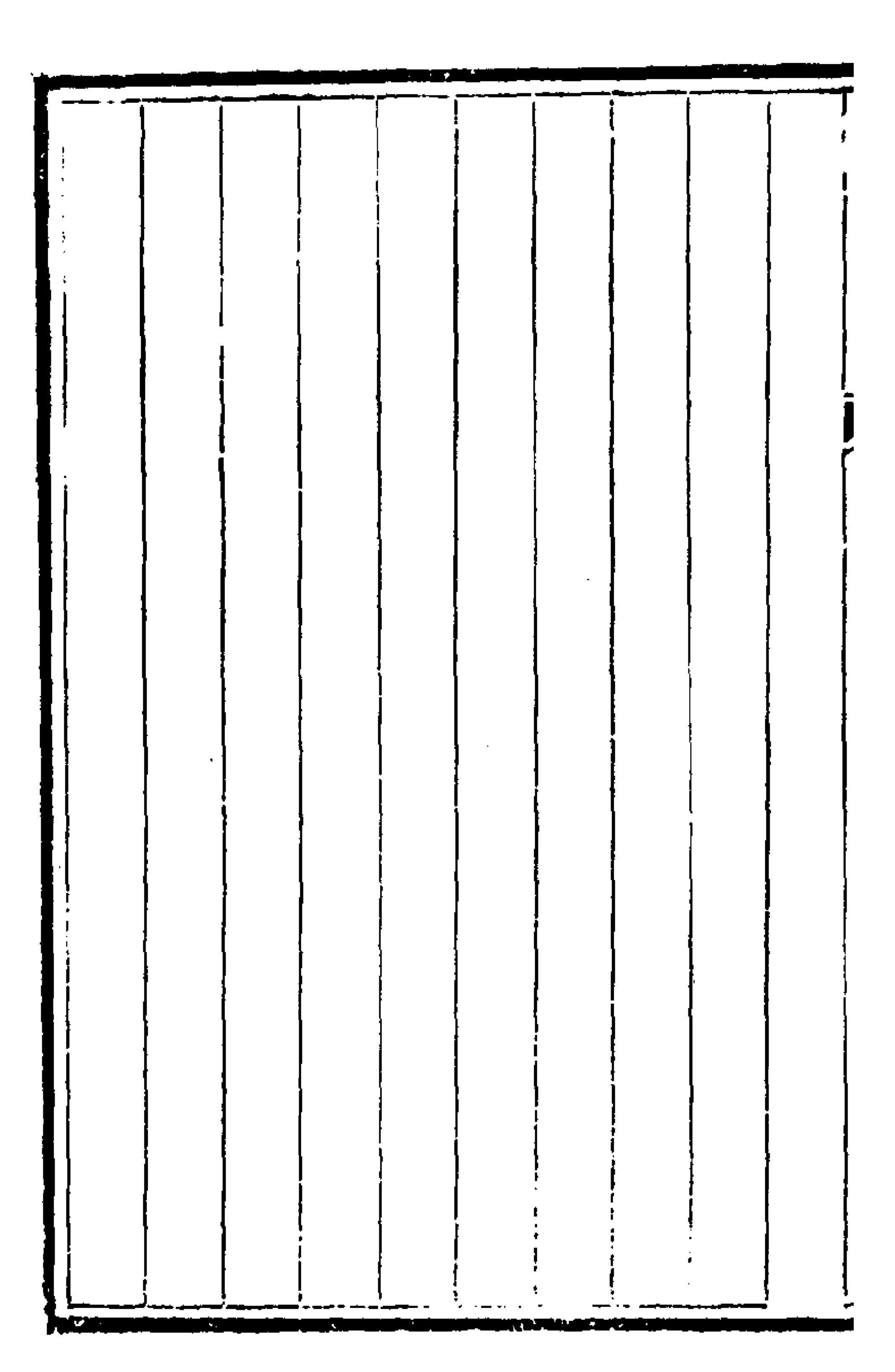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僖重編

宋元僖序

梅花道人遺墨一卷舊鈔本

元吳鎮仲圭著

錢棻序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九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抄本

元貢師泰撰

前有玩齋貢先生紀年錄　朱鐩撰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者有專攻之伎精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謂癖耽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

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時公卿大夫士下及閭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風謠音裁之自然也然則以窮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朝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陽再變未幾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極其所摯下顧大歷與延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

孰輊也公以余爲通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東南有佳人嶰谷有美竹深得比興日入柳風息芙蓉生綠水遣詞選體厚倫理如風樹春暉樹風操如葛烈女叚節婦李貞毋陳堯妻感古如蒼梧滕閣紀變如河決蘇臺論人物如耕莘蹈海遊方之外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哭中曲有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補本朝幽製其他所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哂人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哉葢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吹延祐閒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

容暇豫不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也得於自然有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公年尚未莫氣尚未衰而尤嗜問學不止今為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為風為騷入為朝廷道盛德告成功為雅為頌又當有待於公者豈止今日所見而已編是集者為其高弟子謝肅劉中及朱鐩也別又為公年譜云公字泰父號玩齋學者稱爲玩齋先生至正十九年秋九月九日會稽楊維禎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

以諸生禮見得執筆默承事左右凡先生之昔
作無不飫觀而熟味焉門人蔡章渝穎會稽何
昇嘗為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晋
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為之序其後先
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服日輒竊
錄其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迺移泰陽綱
桂郁鄭貫等請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
高風雅調淪亡泯滅殆無復遺國朝大德中始
漸還於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哉大率摸
擬之迹尚多而自得之趣恆少也問嘗觀諸二

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雄渾而浚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中乎軌度不矯矯於違俗而自遠於塵滓才情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胡𦓐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其有金臺集在焉至正乙未冬十有一月壬午朔門人郎[illegible]超贊書

玩齋集者中書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所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鎰所彙而梓之者也先生嘗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爲

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在朝而諸先生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公先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遨遊其間講明論議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所晳者大其學該博而閎衍其識高明而超卓其才瑰奇而雄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畜直而不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柔而不迫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

如江河溢涵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矣用壬曩歲辱在翰林先生時為兵部侍郎閒出平生所為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為次其簡編以成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㕔使者持節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壬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顛沛弊迹之遐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閩廣來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壬日

倚杖屨散步林皋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詩敢請以舉前志先生喟然歎曰自喪亂以來圖書散失吾文稿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耿耿者猶在雖孤客遠寓而感時撫事未嘗不形之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披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遠才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于中歷困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哉敢欲類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既歸則其

門人謝肅已序之矣惜乎用王不能輯錄于未散失之前而肅也乃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愧於先生而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編之成獨非用王之志之所存乎用敢序於篇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壬謹書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民既德之士而志于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于時肅年尚少沉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

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肅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值朝修黜陟之法而大臣有薦先生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以歷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於人人聞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如肅者既抱其忻慕之心至是則亟是歎曰先生今天下人豪也肅安得一受指教以足生平之志願哉又

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謁拜于吳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于弟子員後使十餘年欣慕之心一旦傾寫庸非幸歟未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尚書總漕閩廣道出海昌値海上有警因留居于州之北門凡七閱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則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旣籍記之復退取先生詩文之稿而讀焉見其名友廷者則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東軒者則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于今而傳

于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攷其卷帙則錯亂無幾問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塘劉中海呂朱鐩力加搜訪或索之記憶或求之卷册或錄之金石得古賦歌詩論辨書啟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求之快覩爲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齋詩集且復於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于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

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及其辭之措也如大匠作屋鳩衆工而聚羣材某爲梁某爲棟某爲椽桷俾各精于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之則門廡堂室秩乎其敘黝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阜都上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

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諏之勤靡及之歎其孤客遠寓則有游從之適登臨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風俗尚之美惡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槩蠻夷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不即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官大臣文儒逸士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與皆淸俊奇古雄渾雅健有典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葢自風雅以來能集詩家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文貞而興

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合先生足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雖然即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必極聖賢之指要使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文章必出於已而無愧於古作者在官政必欲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至于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明之煩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自養而窮達一致者也或掃室焚香抱膝危坐而終日不動或窮晨月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

上追遂問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以自適其天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名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矧所謂詩歌者耶而肅等汲汲於此則固弟子之宜爲然先生所作率多黼黻國家太平之美適今編錄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思治之義也乎遂書以爲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上虞謝肅拜手謹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

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强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閒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游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甫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卽與聚盍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

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

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即聯鑣過市摭拾談謔信

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與問曰將何之皆

曰無所止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曁今在公貴人

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

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

皆以爲當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

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强顏色昏

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

之所不能爲也因翺翔自放無所求于人已而

皆無所遇予旣歸淮南泰甫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聲者而泰甫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甫鬚髮皆白而泰甫鋭然紅面白如　出其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泰甫眞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負蓋不能爾

然則吾泰甫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要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年月日

青陽山人余闕序

方今士大夫號稱文章家多推宣城貢氏而泰甫其尤秀出者也蓋幼聞先翰林公過庭之訓

蚤受業太學博士在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爛然宏博靡麗卓遒雋偉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及也蓋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集黃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集焉徵序于余夫以先生之文當時所推重將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之文章固高一世猶不賴以傳況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低回畏避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問學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

已爲兩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硯之末載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厲辭之密深厚爾雅又非前日友迂玩齋之比矣是不可以不知也太史之稱虞卿韓昌黎之論柳子東坡海外之文少陵夔州以後之詩彼皆有所激而進也余於東軒亦云東軒在杭之校藝所寓也余非敢序東軒之文也因東軒之文而有感焉故書之云爾至正戊戌十月望新安程文書于越之蜀阜僧舍

夫人之生者有聲聲遍乎心其宣諸口者謂之

言言中於理倫比之而有章者謂之文則文乃言之尤其可傳而不泯者又文之尤也蓋言以宣意文以立言可傳而不泯者以其中理而載夫道也道也者貫古今而不可易則文之用可得而泯乎三代而上文與理具六經之文是也三代而下文自文理自理言之不能措諸文者有之矣文之而戾乎理者亦有之矣道何自而明乎閒有作者刮其浮習欲舉一世而甄陶之雖鼓舞奮迅於一時終亦轇轕於故常而不克大有所振者可勝歎哉至於我朝元禎延祐之

關天下乂安人材輩出其見於文者雖一言之微亦本於理累辭之繁必明夫道有溫醇忠厚之懿無淺薄淺之失其流風遺韻漸涵浹詣益將澤百世而未艾烏乎文章之盛其斯時歟自世故日變而士氣不揚故老凋謝而師承無法辭之儷乎古者不多見也況其可傳而不泯者哉及來閩中始得今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文而讀之其言簡而明曲而當法度嚴整而意態舂容所謂不多見者非虛言也其先翰林在延祐時以文名則先生之得於家學者有素

矣人徒知其文之古而不知其本於理也人徒善其詞之工而不知欲以明夫道也可傳而不泯者其可誣乎雖然是猶論其文也若夫立朝之節臨民之政與夫理財之方一皆見之行事之實而非空言之無證者可傳而不泯者不獨文而已先生之門人劉中鄭桓以其平日所著曰友迂曰玩齋曰巽㚖曰東軒曰閩南等集類而成編來求余序因併及之先生名師泰字泰父與余爲世契至正辛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特授資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略使山東李國

鳳序

黃溍後序曰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溍以非才誤辱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列而溍隨牒遠方浮湛州縣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升次對溍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爲僚日相款洽屬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閒於侍郎之高文大册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

班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滑以老得謝歸臥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山鶯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爲若干卷持以示滑始遂其快覩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質有是質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爲言不得不異烏有一定之體乎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遂釋

竭授官而踐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
其蘊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
德意而孚衆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
敘功伐而尊國勢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
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爲矯激他歌
詩雜著贊頌碑銘紀敘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
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
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雅奇絕之
概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畸人靜者互
爲倡酬則皆淸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

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而語也葢其爲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爲臺閣孰爲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當行于所當行當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

黃溍序案明刊本東坡以下缺今据元板黃先生集補

王禕序

沈性刊版序天歷癸未

沈性拾遺跋

葛萬璧跋 嘉靖乙酉

李默跋 嘉靖乙酉

貞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刊本

元貢師泰撰 前有紀年錄 朱鐩撰

楊維楨序 至正十九年

趙贇序 至正乙未

錢用壬序 至正十九年

謝肅序

余闕序

程文序

李國鳳序　至正辛丑

黃溍序　至正十五年

王禕序

沈性刊板序　天順癸未

沈性拾遺跋

葛萬壁跋　嘉靖乙酉

李默跋　嘉靖乙酉

羽庭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峰走瞔原而秀者曰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頎然而清勵然而元飄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爲文往往有類而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不可端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噫非元微之理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即其人與之語矣因疑其山川之氣淸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益充故其文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霜雪之滋

悴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焕有若天地之所以化生萬彙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否乎元之理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子雲行有所不逮然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乎德元果知之乎余豈得而議之今輯所爲文號曰亦元孰曰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轅彌明自衡山來愛其文也故憑物而序之重爲歌曰悠悠太虛孰可憑我欲焉之氣所乘坎壈窒盭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凝天台半落黄山青

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軒轅道士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歌此曲山月明宋無遯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德氏有柳生泰者謁求柳莊詩遂口占授之旣而朱君伯賢曰生能致鬼神爲文詞多奇詭卽挾入密室請賦白雲巢篇余方與客詹國器陳惟敬劉坦之僧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立談頃伯賢亟出曰若有降盧馮于物者自稱爲韓愈氏郎軒轅彌明書諸几曰問羽庭公能文章

敢請見教邀余及衆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
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一篇質諸神神使誦
之若有聽焉既終誦乃書曰善則善矣獨中間
熙字誤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嬉衆皆驚愕
又書曰羽庭公近著亦元集吾請爲之序可乎
凝神入思頃刻附筆立就辭語絶類韓子體製
因憶向在庚子正月間夢偕士友論文俄而見
巍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吾昌黎韓愈也
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文亦
爲之低昂道在日用間文貴乎暢則道自然明

白文猶製衣也挈其領而襪之理斯斯順矣覺而

記憶嘗以語卓君習之朱君無逸今序中乃曰

吾嘗即其人而語之矣斯言似有脗合乎前者

蘇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

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又謂不依形而

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

哉言也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

或見之耶故不得遺置輒錄諸編左以備覩覽

辛丑訝其迂誕焉是年月既望天台劉仁本書

元平陽陳高撰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敘爲銘爲讚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

志不汙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探諸往哲而
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
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
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
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
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
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
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
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
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諸典册相與

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 取慶元路錄事南還
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輙自免去擅兵柄而
偪强州郡鬪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
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
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
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旣卒而
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
此云嗚呼得其材于天成其學于已不獲措諸
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于述作
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邪藉非子上所操自足

以暴于世則天下之于予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爲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鋟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豈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口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自識曰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同至州南閭變倉卒回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

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别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淸之玉環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予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矣守拙耕田歸老而罹此變閉關逃遁非有所爲也求無媿於心而已矣困厄顚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册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幷錄之其姸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